



www.ncpress.com.cn
新世纪书局

铁面歌女

海飞◎著

YZLI0800123087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铁面歌女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铁面歌女/海飞著. —上海: 上海文化出版社, 2011. 10
ISBN 978-7-80740-753-9

I. ①铁… II. ①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82091 号

出版人

王 刚

策划编辑

肖 博

责任编辑

崔 衡

特约编辑

胡文锦 赵昊琦

装帧设计

熊猫布克

书名

铁面歌女

出版发行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地址: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

网址: www.shwenyi.com

印刷

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

开本

720*980 1/16

印张

18

版次

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国际书号

ISBN 978-7-80740-753-9/I·592

定价

29.80 元

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

T: 010-64865699

楔子

夜，深沉，黄浦江边。

一条林荫小道如同一条蜿蜒前行的蛇，游荡在黑夜里。突然间，狂风大作，辽远的天穹划过一道闪电，闪动着白亮神秘的光芒，伴着雷声轰轰，大雨倾盆而下。阿布孤独地站在林荫小道上，风灌满她黑色的衣裙，飘荡在黑色的夜里，仿佛只要一瞬间，黑暗就可以把她无情吞噬。她静静地看着不远处的庄园，那被火烧燎过的黑色大铁门如同张开巨口的魔兽，隔绝着一切，又吸引着一切。

又一道闪电划过，铁门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打开，大片荒凉的覆盖着残荷或枯枝的水域呈现在阿布面前，缠满玫瑰藤条的秋千正在风雨中摇曳。这座被大火烧毁过的庄园别墅已经成了一座废墟，在风雨中显得更加萧条、败落，弥漫着死亡的气息。废墟窗口的灯光次第亮起，一个女人的身影立在窗口，隔着夜色，她的目光与阿布的交织在一起。阿布惊叫起来，她的声音被乌鸦“呱呱”的叫声淹没。她晕倒在地上。

白一鸣把车停下来，迅速抱起一身泥水的阿布，习惯性地向庄园望去，雨夜里一片漆黑，只有死一般的宁静。一年多了，总是这样，她总会从梦中醒来，来到废弃的“玫瑰庄园”，她总会看到窗口晃动的女人身影和晃动的秋千。医生诊断说她有强迫性幻想症，但阿布始终不认同。

他看着睡在车里的妻子，她脸上没有丝毫血丝，一片树叶粘在了她的脸颊上，嘴唇还紧紧地咬着，似乎刚刚经历了极度恐惧的事情。雨点有力地打在车窗上，车灯在雨雾里呈现各种不同的形状，白一鸣不由地加快了速度。这是他的禁忌地，如果不是阿布总在夜里闯入，他是不会来的。

“一鸣，我又看见她了。”阿布睁开眼睛，看着专注开车的白一鸣，“对不起，是她让我来的，艾姐说自己浑身疼……”

“阿布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这样了。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们不要再自我折磨了。”白一鸣的脸痛苦地扭曲着。

阿布不再说话，她看着车窗外的雨，坚信自己在夜里看到的废墟中呈现的一切，她觉得，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弥漫在庄园里，和她第一次走进庄园的情形一样，人和影，生和死，交织，纠缠。

阿布望向白一鸣，再一次发出惊恐的叫声。她看到车窗外一张女人的脸。

第一章

1 阿布的爱情

阿布第一次见到白一鸣是在阿古镇的酒楼里，那时她十八岁，一张圆月脸，梳两条长辫，看上去野性又纯洁，她刚从省城艺校毕业，跟着阿爸在酒楼做工。他来镇里采购酒品，她是酒楼老板的女儿，他看到她时吃了一惊，脸上闪现一丝惊喜和恐惧。阿布以猎人的敏锐猜测，这个面孔刚毅的男人，眼睛里有故事。

阿布是阿古镇出了名的女猎手，最大的本领就是第一时间发现猎物并且捕获它。白一鸣就是阿布的猎物，她喜欢有故事的男人，并且有揭开故事真相的欲望。白一鸣离开阿古镇那天，阿布偷偷藏在了他的车后备厢。她给阿爸留了一封信：我跟我的男人走了。阿布知道，阿爸不会找她，阿爸知道她的力量。

几天后，白一鸣到了上海。他打开车后备厢时再次吃了一惊，眼前的阿布虽然不过十七八岁，但那眉眼皓齿流露出纯美无瑕的韵味，吹弹即破的脸如水般的柔嫩，经过几天后备厢的颠簸，眼睛却依旧明亮，没有丝毫疲惫，一头齐肩发在脑后扎成一个高高的辫子，为她添了几分英气。尽管他说，留下她是因为她长着一张特殊的面孔，但阿布从不相信是这张面孔征服了他，她天生有一双猎人眼睛和猎狗的鼻子，这让她在以后的庄园生活里能够生存下来。

几天后，白一鸣向阿布求爱了。他宽厚地对她一笑，有一股雄霸天下的豪气：“阿布，现在你是我‘玫瑰庄园’的女主人了，走吧，我现在就带你去。”



“玫瑰庄园”呈现在阿布眼前，她吃了一惊。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庄园，这里简直和她生活过的阿古镇一样大小。巨大的黑铁鎏金大门将庄园和树林隔开，白色的雾从四周弥漫开来，覆盖着整个庄园。门前花园里，盛开着大片红色的玫瑰，在夜色里如同火一样，艳丽夺目。

白一鸣看着阿布惊讶的目光：“玫瑰庄园，当然是因为有着大片的玫瑰而得名。”阿布点点头，偌大的玫瑰庄园，以后就是她的“阿古镇”，她的家了。白一鸣按了下喇叭，庄园四周亮起了无数彩灯，整个别墅如水晶宫般呈现光灿灿的轮廓。“一鸣，你把我带到了王宫吗？”阿布欢喜地嚷着。

看着眼前的美景，阿布深深地陶醉了，她紧紧依偎在白一鸣怀里，喃喃自语：“我不是在梦里吧？”

“我会让你一辈子生活这样的梦里。”白一鸣对自己说，世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奇妙，她走了，她来了，不管怎样庄园还是有了新的女主人，她们是如此相像，相似的圆月脸，相似的纯美……

阿布没有注意到白一鸣沉思的面孔，她欢喜地拉着他的手下车。大厅里，壁炉前站满一排迎候的人。白一鸣拉起不知所措的阿布，笑着说：“阿布，他们是庄园的女佣、厨师、花工、护院，这是管家艾华，你叫她艾姐就行。”

艾华冷冷地望着阿布，她的额头有一小块儿红色疤痕，两手相握搭在小腹。阿布觉得她的目光中隐隐有豹子的光芒。

阿布盯着艾华的眼睛说：“我叫源阿布，以后请多关照。”她隐约意识到，这个艾姐对她并不友好，可能有一种人天生就是同性相斥吧。想到这儿，她忍不住笑起来。

白一鸣看着偷笑的阿布，用手轻拍一下她的肩膀，向大家宣布：“这是阿布，我的未婚妻！希望大家多关照她，我想大家都希望这儿有一位女主人吧。从今天起，阿布小姐就是这儿的女主人，她将在玫瑰庄园和大家生活在一起。”

女仆吴妈带头表示会好好照顾阿布小姐，阿布注意到她脚上穿着一双红色缎面鞋，鲜艳，醒目。大家再次鼓起掌来。艾华没有动，她始终以同样的姿势站立着，望着阿布的目光挑剔而犀利。

2 故事的开始

夜幕下的玫瑰庄园弥漫着寂寞，铁门是寂寞的，花园是寂寞的，灯光也是寂寞的……不远处的秋千架在风里摆来摆去，玫瑰的香味隔着窗帘飘进来了，阿布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。

“这里临着江边，外面风凉，坐来这里吧！”白一鸣体恤地说。

阿布顺从地来到白一鸣身边：“你怎么拥有这么大的玫瑰庄园，你是怎样的人，有怎样的故事，我很好奇。”她拉着他的手：“不过，还是先不要告诉我，让我自己慢慢发现吧。你忙你工作上的事，不要管我太多，我会尽快适应新的环境，充当新的角色。”

白一鸣在阿布的耳边亲了一下，他相信她可以在玫瑰庄园生活得更好。是的，过往的一切都已经消失了，现在的玫瑰庄园，只有他和阿布。“是的，阿布，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到。你会是玫瑰庄园最幸福的女人。现在，女主人去卧室休息吧，洗个热水澡，我让艾姐带你去你房间。我还要去公司一趟，今晚就不回来了。”

阿布听话地点了点头，她很想多问一点儿关于艾姐的事情，因为艾姐是管家，以后免不了要接触的。她刚提了“艾姐”，白一鸣就接过话：“艾姐人不错的，只是不太爱说话，她从小就生活在庄园，对这里很有感情，也会对你好的。”说话间，艾姐来到了客厅，听完白一鸣的吩咐，自顾转身，阿布紧紧地跟着，恐怕一不小心就会被她丢在某处。

“阿布小姐，这里就是你的卧室，浴室在里面，你可以沐浴了。”艾华面无表情地对阿布介绍，始终保持着同一个语速。

阿布看她走后，锁了门，走进浴室。她试探地打开了淋浴头，热水喷溅，好像一双温柔的手抚摸着她。阿布开心地笑了起来，惬意地让热水喷淋着把几天来的疲惫一扫而光。

忽然，外面隐隐传来“咿咿呀呀”的声音。阿布把淋浴头关掉，疑惑地问：“一鸣，是你吗？你没有去公司吗？”卧室里没人回答。可是歌声却越来越响亮，她连忙穿上浴袍走出浴室，却惊愕地发现卧室里什么人也没有，倒是墙角



的电唱机不知被谁开启了，黑胶唱片在旋转，歌声就是那里传出来的。

黑暗中，阿布躺在床上辗转反侧。乌鸦的叫声从远处传来，风吹帘动，树影摇晃，她依稀听到刚才的歌声从远处传来，在夜深人静时响起令人不由地害怕和疑惑。

阿布天性里的猎人能量被激发出来，她从床头柜抽屉里找到一把手电筒，循着歌声的方向，蹑手蹑脚来到了二楼楼梯口。手电筒的光打在墙上的油画上，这是一幅肖像画，油画里一个穿着晚礼服的华贵女人突然诡异地笑了一下，向阿布招了招手。

阿布揉了揉眼睛，画中女人一切如常。她瞪大了眼睛，大气也不敢出。附近突然传来皮球拍击的声音“咚，咚，咚……”阿布的脑神经绷紧了，她循着声音来到二楼一间房门口。她慢慢地把门打开一看，光影下，只见许多蝴蝶翩翩起舞，美丽，神秘，银色的月光从玻璃窗里洒落进来，清冷，幽暗。

一口古老的座钟立在墙中间，钟摆轻轻晃动。墙上挂着一只巨大的黑色蝴蝶标本，床单上、枕巾上全都绣着黑色的蝴蝶，床中间放着一把漂亮的牛角梳。阿布正寻思着，墙边柜子上的电唱机突然打开了，一个女人阴哑、悲伤的歌声响起：

一条鱼的爱情你明不明白重不重要
一条鱼的追寻被山隔断被水阻挡
一条鱼的眼泪流成大海流成汪洋
一条鱼的希冀像风筝在飘啊飘……

阿布被女人的歌声打动了，似乎有一种悲伤堵住了心脏。这时，床头柜上那台古老的电话机响了起来，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清晰和恐怖。阿布吓了一跳，无意中将青花瓷碰落在地，跌得粉碎。电话铃仍然在不停地响着，吸引着阿布一步步向它走去。她的手慢慢地伸过去，触摸到话筒的一刻，电话铃声戛然而止。阿布脸上冒出了一层虚汗，心脏狂跳不已。

过了好久，阿布平静下来。她正要开门走出房间时，电话铃再次响了起来。这次，她迅速拿起了话筒。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嘶哑的若隐若现的歌声。阿布惊慌地大声喊：“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给我出来，为什么装神弄鬼？”

回答她的，只有女人的歌声。

阿布从没有见过这样的猎物，她吓得丢掉了话筒，跌坐在地。墙壁上黑色的蝴蝶标本似乎动了起来，朝她飞过来。听到了一阵隐幽的笑声响起，阿布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与恐慌，仓皇向门外跑去。

终于，她还是果断地停下了脚步，向笑声传来的方向走去。

笑声渐渐清晰起来，阿布站在门口，惊愕地看到院子里有一个小女孩在月光下荡着秋千，她越荡越高，“咯咯”地笑着，背后好像有一个女人在推着她。可惜被大片树丛遮住了，阿布看不清楚。她急步走到秋千旁，只看到小女孩一个人在荡秋千。小女孩从秋千上下来，扑闪着一双明亮纯净的大眼睛，望着阿布白色短裙上绣着的蝴蝶图案。阿布问：“你是谁家的孩子呀，刚才谁在推你荡秋千？”

“是阿姨，她喜欢和我玩。”小女孩面无表情地拿起地上的洋娃娃，娃娃脸上戴着一幅面罩。阿布觉得很奇怪。

“阿布小姐，夜里还是别乱走吧，小心着凉。”一个女人冷冷的声音从背后响起。阿布转身，艾华已经拉住了小女孩的手：“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四处乱跑。半夜三更不好好睡觉，跑到这儿干吗？下次再不听话，我就把你关起来。”

看阿布疑惑的神情，艾华平静地解释：“她是我的女儿，叫美美，有时候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美美，快叫阿姨。”

美美盯着阿布看了好久，什么话也不说，抱着洋娃娃走了，边走边拍打着：“别怕别怕，宝宝别怕，美美会保护你的……”

3 阿布的梦

已是凌晨，阿布依然睡不着，她总觉得是一种神奇的力量把她带到这儿的，前方有未知的人和事等着她。她控制不住揭秘的心，从床上起来，偷偷



来到刚才的蝴蝶房门前，径直走到电唱机旁，拿起黑色胶木唱片，仔细地辨认上面的字：双鱼。作词、作曲：陶大为，演唱：胡蝶。刚才听到的歌声应该就是双鱼吧，她听白一鸣说过她的前妻是胡蝶，那陶大为是谁呢。阿布把唱片重新放入唱机，万籁俱寂的深夜里，一个女人的歌声骤然而起。

一曲《双鱼》唱完，阿布正要关掉唱机，艾华来到门口，冷冷地看着她：“阿布小姐，请你不要去打扰一个亡人的宁静，好吗？”

阿布有些歉疚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只是对这首歌感到好奇，所以听了一下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但愿你以后不会随便去动夫人的东西，不要太好奇，会惹祸上身的。”说完，艾华转身就走。

阿布很窝火，在阿古镇，连阿爸都要听她的意见。她叫住艾姐，鼓足勇气说：“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我说话始终用这种语气，是我得罪你了吗，还是我长得太过分，让你不喜欢？如果不是这样，请不要在我面前摆出这副腔调，也不要对我指手画脚，我想要干什么事也不用你来管，我自有分寸。”

艾华不卑不亢地说：“阿布小姐，我想告诉你三件事。第一件，我是玫瑰庄园的管家，我有权力对你的不当行为进行指正，这是白一鸣赋予我的职责；第二件，如果你对我有不满，你尽管让白一鸣辞退我，如果他心里不会不安的话，你的心愿会实现的；第三件，如果你继续打扰夫人房间的宁静，那么你的生活也会变得不平静的，你一定会后悔。再见，阿布小姐，我再次提醒你，不要太好奇。”

阿布气恼地回到房间，靠在门上喘着粗气，慢慢地平息下来。突然，门外又传来拍击皮球的声音，越来越响，越来越快。她悄悄打开门，从门缝里看到一只皮球在过道上弹跳着，四处不见人影。她再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，蒙起被子，恍惚中进入了梦境。

梦中，她穿着宽大的睡袍在游荡，惘然四顾，却寻不到方向。一个戴着面罩的女人坐在秋千架上慢慢地晃荡着，阿布走过去，推秋千的人不见了，女人慢慢揭下了面罩，竟然是吴妈。她狞笑着，阴森的笑声在空旷中回响。阿布一转身，碰到了冷笑着的艾华，她也慢慢戴上一个面具，转身离去，留下一句话：“阿布，你进入了这个庄园，就是进入了一个故事。就算你想要回头，也回不去了，慢慢走下去吧，你会发现很多。”

4 阿布的计划

第二天，阿布早早起床来到草坪，一夜噩梦让她的心脏始终处于疲惫状态。只见昨晚那个叫美美的小姑娘正在草地上扑蝴蝶，兴奋地叫来叫去，秋千旁边放着一只皮球。阿布问：“美美，那皮球是你的吗？”她把皮球扔给美美。

美美接过来，神秘地说：“我昨天看到阿姨了。”

阿布一下子愣住：“阿姨，哪个阿姨？”美美不说话，捡起球，一步步地向客厅走去。楼上，一双眼睛注视着她们，脸色阴沉。阿布似有感觉，只看到窗帘在晃动。这个庄园，真是太奇怪了，连孩子都是。阿布不相信鬼神存在，玫瑰庄园是她的家，她需要力量来守护它。

来到餐厅时，白一鸣已经回来。阿布欢快地坐在他的旁边：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，也不告诉我。”

“噢，刚刚，看你还没起来，就去了书房，昨晚睡得好吗？”

“一点也不好，一鸣，我做了一个恐怖的梦，还碰到了一些奇怪的事。一鸣，你在庄园里从来都没有碰到过奇怪的事吗？你知道吗，我看见有人戴着面罩在过道里看画像。”

白一鸣刚好在吃煎蛋，一下子停住，脸色铁青。阿布没有注意到他的表情，边吃边说：“躺在床上的时候，突然响起了一首歌，戴面具的女人站在那幅画像前。”她顿了顿，警觉似的：“一鸣，我有一种奇怪的预感，好像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玫瑰庄园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，而这种神奇的力量，吸引着我，我已经不受我的控制了。一鸣，你信不信？你懂我说的意思吗？”

白一鸣手中的刀叉“咣”的一声掉在碟上，他马上又捡起来。他看了一眼艾华，艾华仍然面无表情。他勉强地笑笑：“你这个傻丫头，做梦有什么可怕的。再说，也不可能奇怪的事情全让你碰上了吧。梦呀，跟疲劳有关，你不会是在后备厢里闷坏了吧？”

阿布不满地撅着嘴：“一鸣，你敢取笑我。”她吞下一口面包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一鸣，能不能在玫瑰庄园里举行一次狂欢会，就和我们阿古镇的登高节一样，让我认识一下你的朋友们。”白一鸣没说话，过了半晌点了点头。



得到白一鸣的许可，阿布细心准备起来。

几天后，玫瑰庄园狂欢会上，阿布提着做工繁复的裙裾，慢慢下楼来。大厅里突然安静下来，所有的目光都转向阿布。白一鸣手上的酒杯掉落在地上摔得粉碎。有个女人叫出声来：“啊，天哪，这不是胡蝶夫人吗？”

阿布被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坏了，呆呆地站在楼梯口。白一鸣面色铁青，对阿布嚷道：“混账，胡闹，给我回去，马上脱掉这件衣服，不要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！”

阿布愣了片刻，委屈、迷茫、不知所措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她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难堪，转身向楼梯上跑去，慌乱中踩到了裙子，差点跌倒。人群中，艾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，但只是嘴角一牵，她马上收起笑容：“各位，各位请继续，开心地享用吧。”

音乐声重新响起，白一鸣心不在焉地和客人打着招呼，终于还是向楼梯走去。阿布已经脱掉了黑色的晚礼服，伏在床上哭。白一鸣愤怒地问：“你为什么穿这样的衣服，你说，你存的是什么心？”

“我只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，我做错什么了吗？我只是觉得油画里女人的衣服漂亮，照样子做了一件而已，你为什么对我大发脾气？”

看着阿布流泪的脸，白一鸣换了一种表情，痛苦地说：“你为什么要穿胡蝶穿过的衣服，你是不是想让我老是陷入痛苦的回忆里……我之前对你说过希望你帮我忘记的。”

阿布止住了哭声，惊讶地问：“胡蝶穿过的？她也穿过这个样式的晚礼服？”

白一鸣颓丧地垂着头，声音略略有所缓和：“是的，很多年前，她就是穿着这身礼服出席了酒会。”阿布握住白一鸣的手，心里一阵发紧，不寒而栗。

“一鸣，过了今天，我就是你的女人了，你能告诉我你的过去吗，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开快乐吗？”

白一鸣的嘴还在不停地抖动，阿布刚才给了他太大震撼：“阿布，你勾起了我不快乐的回忆，我不想说下去了。阿布，我想我是出了一些问题，我想对症下药，但是我找不到症，怎么下药。阿布，药在哪里？”

阿布紧紧地握着白一鸣的手，说：“我是阿古镇最好的女猎手，告诉我，我能找到症，也能帮你找到药。”

白一鸣好像无法承受一样，身子战抖起来，他看着阿布真诚的脸，沉重地说道：“我从小在玫瑰庄园长大，后来因为一些事情我和我的母亲到了美国生活。父亲死后，我重新回到上海，在外人的眼里，我风光无限，事业有成。直到我遇见了胡蝶，那时候她叫胡音音……”

5 白一鸣的故事

五年前的白一鸣年轻气盛，血气方刚，叛逆，追求刺激，热衷于户外探险活动，喜欢不带任何随从，独自登山、漂流，骑马，甚至驾机飞越山川河流……

一天，他架着老式飞机出游，天空突然浓云密布，机身猛烈摇晃起来，歪歪扭扭在山谷上空飞行，最终失控撞向岩石和灌木，落在了山涧。他拼命从机舱里逃了出来，晕倒在一块岩石上。

醒来后，白一鸣发现自己躺在山涧中，眼前是一张少女的圆月脸。淡淡的荧光在她的身体周围晃动，一粒粒的水雾缭绕在她的周围，她闪亮的眸子里流露出关切和焦急，脸上湿漉漉的，头发上的水沿着发梢不断地往下滴。白一鸣在上海滩阅人无数，但这种丽人还是第一次见到。他只觉得心脏“砰砰”跳得特别有力，脑中更是一片混乱。“你是谁？我在哪里？”他问。

她笑了，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：“我叫胡音音，你终于醒了。你已经昏迷好长时间了，我在山涧把你背上来的，你好重。”她的语速很快，声音清脆。

白一鸣艰难地坐起来，身上一阵阵发冷，胡音音好像了解他心思似的安慰：“你别急，等雨停了带你到村子里歇一歇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
一股暖流从白一鸣心头涌过，是劫后余生的庆幸，是与美女结识的欣喜，当然还有一种对缘分的渴望。他从腰间解下小急救筒，里面装着急救的药品、绷带，还有一盒火柴。他把洞口堆积的木柴点燃，两个人围坐在一块儿。火光映照着她脸，没有世故，没有浮华。她天真地问：“你是从城里来的吧？你



们城里人就是不一样，带的东西稀奇古怪的。”

白一鸣笑了：“哈哈，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是救命用的。当然了，它们可比不过你，要没有你，我这时候可能早死在溪流里了。”

胡音音的脸红了，伸了一下腿，痛得“哎呀”叫了一声。白一鸣这才发现她小腿上的伤还在流血，一把捋起她的裤脚，伤口很长、很深，像是被石块划伤的，忍不住皱起了眉头：“怎么这么严重，别动……”

“你别碰我。你是男的，你……你放开……”胡音音红着脸说。

白一鸣愕然，什么时候了她还顾忌这些，抓住她的脚，厉声说：“别动！如果不尽快处理，要得败血症的”边说边仔细地为她清理完伤口，又小心地用绷带包扎好，生怕弄痛了她。

胡音音不说话，羞涩的脸如同一朵山茶花。洞外雨下得越来越大，在雨水的冲刷下，泥巴石块从洞口泻了下来。隆隆的雷声夹杂着山体崩裂的声音传了进来。

胡音音凭着多年山中生活的经验，惊恐地说：“不好，洞口要塌了。”

白一鸣一把拉起她：“快跑！”两人踉跄着往洞口奔去，但为时已晚，伴着“轰隆轰隆”几声巨响，泥石流从洞口滚滚而下，堵死了山洞，两个人进退两难。突然，胡音音头上有一块巨石松动了，白一鸣用力推开她，巨石轰隆一声砸在他的身旁，无数小石块从上降落，埋住了他半个身子。

胡音音回过神来，看到埋在石块中的白一鸣，哭着喊：“你……你怎么样了？都是我不好，不该把你带到这个洞来，你干嘛要救我？”她用力拉他的手，怎么也拉不动，情急之下用手去刨堆在他身上的碎石块，不一会儿，手上已是鲜血淋漓。

“我的腿很疼，不知是不是断了。”白一鸣吃力地说。

胡音音挖着挖着，哭了起来：“你不该救我，我不要把你埋住……”

“别，你的手出血了，歇一会儿。其实这样挺好的，一个山洞，塌方了，我被埋住，你来救我，说明我们两个有缘……”白一鸣看着惊慌失措的胡音音，不仅不觉得害怕和疼痛，反而觉得庆幸。

胡音音打断他：“人家都急死了，你还开玩笑。”

“我说的是真心话，跟一个漂亮的姑娘患难相交，连生死都连在一起，这不是缘分吗……”

过了好久，胡音音终于挖开了白一鸣身上的石块，艰难地把他拉了出来。洞口被封死了，山洞里的稻草和柴禾烧光了，火苗暗淡下来。两个人紧紧偎在一起，相互靠着取暖。在死亡的恐惧面前，两个人紧张地喘着气。胡音音流着泪：“大哥，我连你叫什么名字都还不知道……”

“我叫白一鸣，从上海来，如果我们能活着出去，我发誓一定娶你为妻！我要你成为我的妻子，给我生十个孩子。”

两天后，雨过天晴。白一鸣和胡音音从洞中逃了出来。白一鸣长长地嘘了一口气，对着天空大吼：“你这鬼天气，谢谢你，谢谢塌方，谢谢泥石流！是你们让我白一鸣和胡音音做了回洞中的神仙眷侣！”

胡音音望着远处的茶山，拉着白一鸣的手，唱起了茶歌，歌声在山谷回荡，似清泉。白一鸣吃了一惊：“是采茶歌？你唱的歌真好听，要是到城里去唱，说不定就唱红了。”

胡音音笑道：“别逗我了，要是那么随便一唱就能唱红，咱们全村的女孩儿全都拥到城里去唱了。”

“我没骗你，你长得美，歌也美。音音，放心吧，我会来接你到上海，我要让你过上幸福的日子，要让你为我生儿育女。要是嫌没地方采茶，我在庄园里种一大片茶树让你采。”

胡音音的眼泪流了下来，眼前的这个男人，她可以相信吗？

“音音，相信我，在洞里我发过誓！我要你成为我的妻子。”白一鸣取下了胸前的玉佩，挂在她的胸前。深情地说：“这是一块双鱼玉佩，算是我送你的定情物。我们在一起，就是两条快乐的鱼。”

胡音音幸福地躲在他的怀里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白一鸣摸着她的头发说：“别难过，相信我，一个月，我处理完上海的事情就来接你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支圆珠笔，用力地在她手心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。朝阳下，两个人在涧边热烈地拥吻着。涧水在他们脚边奔腾，似乎能够带来幸福和希望。胡音音紧紧地握住那串数字，如同握住希望。



第二章

1 胡音音的决定

白一鸣走后，胡音音每天都在计算着日子。墙上的月历上，画了一个又一个密密麻麻的圈，已经是第52天了，他没有来。胡音音从期盼到生气，从失望又到担忧，他发誓一个月就来接他，难道是又受伤了，还是把她忘了？

胡音音背着茶篓走在山路上，想着他说过的话，脚下一滑，滚下山坡。她努力站起来，又滑倒了，顿时失去了知觉。

醒来后，胡音音发现自己躺在村里老中医家，腿已经包扎好了。老中医看她醒来，用油灯照了照，说：“你的腿扭伤了，但没什么问题，但是你的脸色不对。”他搭了搭脉，问道：“音音，你最近没碰到什么事吧？”

胡音音紧张起来：“我怎么啦？”老中医欲言又止：“你已经怀上了娃娃。”胡音音一下子懵了，摸着自己的肚子，不敢相信这个事实，想起山洞内的情形，哭着说：“村夫叔，那可怎么办？”

“孩子，人都有糊涂的时候，我不说你，也不问你娃娃的爹是谁。你要么赶紧和娃娃爹成婚，要么去镇上偷偷地做了吧。”

“不，我要去找他，去上海。”胡音音下定了决心。不管他是真心还是假意，她都要到上海见他一面，当面把事情说清，就算被抛弃了也要有个理由，再说孩子的事他也有权知道。

“音音，你去上海的话，会大起大落。这都是命，我给你算过了。”胡音音想着村夫的话，毅然决然收拾了行囊，她把双鱼玉佩藏在怀里，踏上了去上